北史/卷0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五 ◄

北史
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

► 卷三十七

薛辯 薛寘 薛憕

列傳第二十四

薛辯

薛辯，字允白，河東汾陰人也。曾祖興，晉尚書右僕射、冀州刺史、安邑公，謚曰：莊。祖濤襲爵，位梁州刺史，謚曰忠惠。京都傾覆，皆以義烈著聞。父強，字威明，幼有大志，懷軍國籌略。與北海王猛，同志友善。及桓溫入關中，猛以巾褐謁之。溫曰：「江東無卿比也，秦國定多奇士，如生輩尚有幾人？吾欲與之俱南。」猛曰：「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，友人薛威明其人也。」溫曰：「聞之久矣。」方致朝命。強聞之，自商山來謁，與猛皆署軍謀祭酒。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，乃勸猛止。俄而溫敗。及苻堅立，猛見委任。其平陽公融為書，將以車馬聘強。猛以為不可屈，乃止。及堅如河東伐張平，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，求與相見。強使主簿責之。因慷慨宣言曰：「此城終無生降之臣，但有死節之將耳。」堅諸將請攻之，堅曰：「須吾平晉，自當面縛。舍之以勸事君者。」後堅伐晉，軍敗，強遂總宗室強兵，威振河輔，破慕容永于陳川。姚興聞而憚之，遣使重加禮命，徵拜右光祿大夫、七兵尚書，封馮翊郡公，轉左戶尚書。年九十八，卒。贈輔國大將軍、司徙公，謚曰宣。

辯幼而俊爽，俶儻多大略，由是豪傑多歸慕之。強卒，復襲統其營。仕姚興，曆太子中

庶子、河北太守。辯知姚氏運衰，遂棄歸家保鄉邑。及晉將劉裕平姚泓，即署相國掾。尋除平陽太守，委以北道鎮捍。及長安失守。辯遂歸魏。仍立功於河際，位平西將軍、東雍州刺史，賜爵汾陰侯。其年詣闕，明元深加器重，明年方得旋鎮。帝謂之曰：「朕委卿西蕃，志在關右，卿宜克終良算，與朕為長安主人。」辯既還任，務農教戰。恆以數千之眾，摧抗赫連氏。帝甚褒奬之。又除并州刺史，征授大羽真。泰常七年，卒於官。帝以所圖未遂，深悼惜之。贈並、雍二州刺史。

辯子 謹

子謹，字法順。容貌魁偉，高才博學。隨劉裕度江，位府記室參軍。辯將歸魏，密報謹，謹遂亦來奔。授河東太守，後襲爵汾陰侯。始光三年，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，禽其東平公乙兜，克蒲阪。遂以新舊百姓並為一郡，除平西將軍，復為太守。神䴥三年，除使持節、秦州刺史。山胡白龍憑險作逆，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為都將，討平之，封涪陵郡公。太延初，征吐沒骨，平之。謹自郡遷州，威恩兼被，風化大行。時兵荒之後，儒雅道息，謹命立庠序，教以詩書。三農之暇，悉令受業，躬巡邑裏，親加考試，河汾之地，儒道更興。真君元年，征授內都坐大官，輔政。深見賞重，每訪以政道，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。後從駕北討，與中山王辰等後期，見殺。尋贈鎮西將軍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謚曰元公。

辯孫、謹長子 洪祚

長子初古拔，一曰車轂拔，本名洪祚，太武賜名焉。沈毅有器識。弱冠，司徙崔浩見而奇之。真君中，蓋吳擾動關右，薛永宗屯據河側，太武親討之。詔拔糾合宗鄉，壁於河際，斷二寇往來之路。事平，除中散，賜爵永康侯。太武南討，以拔為都將，從駕臨江而還。又共陸真討反氐仇儔檀、強免生，平之。皇興三年，除散騎常侍，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其年，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，敕拔詣彭城勞迎，除南豫州刺史。延興二年，除鎮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，進爵平陽公。三年，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、南平太守許含等，以善政征詣京師。獻文親自勞勉，復令還州。太和六年，改爵河東公。卒，贈左光祿大夫，謚曰康。

辯曾孫、拔長子 胤

長子胤，字甯宗。少有父風。弱冠，拜中散。襲爵鎮西大將軍、河東公，除懸瓠鎮將。

尋授持節、義陽道都將。後除立忠將軍、河北太守。郡帶山河，俗多盜賊。有韓、馬兩姓各二千餘家，恃強憑險，最為狡害，劫掠道路，侵暴鄉閭。胤至郡，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，一時戮之。於是群盜懾氣，郡中清肅。卒於郡，謚曰敬。

辯玄孫、胤子 裔

子裔，字豫孫，襲爵。性豪爽，盛營園宅，賓客聲伎，以恣嬉遊。卒于洛州刺史。子孝紳襲爵，位太中大夫。孝紳立行險薄，坐事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，死。後贈華州刺史。

辯孫、洪祚弟 洪隆

拔弟洪隆，字菩提，驎位河東太守。

辯曾孫、洪隆長子 驎駒

長子驎駒，好讀書，舉秀才，除中書博士。齊使至，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。卒，贈河東太守，謚曰宣。始拔尚西河主，有賜田在馮翊，驎駒徙居之。遂家于馮翊之夏陽。

辯玄孫、驎駒長子 慶之

長子慶之，字慶集。頗有學業，閑解几案，位廷尉丞。廷尉寺鄰北城，曾夏日寺傍得一狐，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，或以城狐狡害，宜速殺之；或以長育之月，宜待秋分。二卿裴延俊、袁翻，互有同異。雖曰戲謔，詞義可觀，事傳於世。後兼左丞，為並、肆行台，賜爵龍丘子，行滄州刺史。為葛榮攻圍，城陷。尋患，卒，贈華州刺史。

辯玄孫、慶之弟 英集

慶之弟英集，性通率。隨舅李崇在揚州，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、通直散騎常侍，卒。英集子端。

辯五世孫、英集子 端

端字仁直，本名沙陀。有志操，遭父憂，居喪合禮。與弟裕勵精篤學，不交人事。年十

七，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。賜爵平陰男。端以天下擾亂，遂棄官歸鄉里。魏孝武西遷，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，引端同行。崇禮尋失守，降東魏。東魏遣行台薛修義督乙幹貴西度，據楊氏壁。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，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。方欲濟河，會日暮，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。修義亦遣騎追，端且戰且馳，遂入石城柵，得免。柵中先有百家，端與並力固守。貴等數來慰喻，知端無降意，遂拔還河東。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。端率其屬，並招喻村人，多設奇兵以臨之。懿等疑有大軍，便東遁，赴船溺死者數千人。端收其器械，復還楊氏壁。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。降書勞問，征端赴闕，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。從禽竇泰，復弘農，戰沙苑，並有功，進爵為伯。後改封交城縣伯，累遷吏部郎中。

端性強直，每有奏請，不避權貴。周文嘉之，故賜名端，欲令名質相副。自居選曹，先盡賢能，雖貴遊子弟，才劣行薄者，未嘗升擢之。每啟周文云：「設官分職，本康時務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曠職。」周文深然之。大統十六年，軍東討，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，妙簡英寮，數日不定。周文謂弼曰：「為公思得一長史，無過薛端。」弼對曰：「真才也」乃遣之。轉尚書右丞，仍掌選事。

梁主蕭察曾獻馬瑙鐘，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：「能擲撦蒲頭得盧者，便與鐘。」已經數人不得。頃至端，乃執撦[HT]蒲頭而言曰：「非為此鐘可貴，但思露其誠耳。」便擲之，五子皆黑。文帝大悅，即以賜之。

魏帝廢，近臣有勸文帝踐極，文帝召端告之。端以為三方未一，遽正名號，示天下以不廣。請待龕翦僭偽，然後俯順樂推。文帝撫端背曰：「成我者卿也。卿心既與我同，身豈與我異。」遂脫所著冠帶袍褲並以賜之。進授吏部尚書，賜姓宇文氏。端久處選曹，雅有人倫之鑒，其所擢用，咸得其才。六官建，拜軍司馬，加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為侯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再遷戶部中大夫，進爵為公。晉公護將廢帝，召群臣議之。端頗具同異，護不悅，出為蔡州刺史。為政寬惠，人吏愛之。轉基州刺史。基州地接梁、陳，事藉鎮撫，總管史甯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。蔡州父老訴榮，請留端者千餘人。至基州未幾，卒。遺誡薄葬，府州贈遺，勿有所受。贈本官，加大將軍，進封文城郡公，諡曰質。子胄嗣。

辯六世孫、端子 胄

冑字紹玄，少聰明，每覽異書，便曉其義。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，輒以意辯之，諸儒莫不稱善。性慷慨，志立功名。周明帝時，襲爵文城郡公。累遷上儀同，尋拜司金大夫，後加開府。

隋文帝受禪，三遷為兗州刺史。到官，系囚數百。冑剖斷旬日便了，囹圄空虛。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，將之官。冑遇諸塗，察其有異，將留詰之。司馬王君馥固諫，乃聽詣郡。既而悔之，即遣主簿追道力。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，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。比至秩滿，公私不悟。俱羅遂語君馥曰：「向道力經賜代為郡，使君豈容疑之。」君馥以俱羅所陳，又固請冑。冑呵，君馥乃止。遂收之，道力懼而引偽。其發奸擿伏，皆此類也。時人謂為神明，先是，兗州城東沂、泗二水合而南流，氾濫大澤中。冑遂積石堰之，決令西注，陂澤盡為良田。又通轉運，利盡淮海，百姓賴之，號為薛公豐兗渠。

冑以天下太平，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跡，撰封禪圖及儀上之。帝謙讓不許。轉郢州刺史，有惠政。徵拜衛尉卿，轉大理卿，持法寬平，名為稱職。遷刑部尚書。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，及王世積誅，熲事與相連，上因此欲成熲罪。冑明雪之，正議其獄。由是忤旨，械系之，久而得免。檢校相州事，甚有能名。

漢王諒作亂并州，遣其將綦良東略地，攻逼慈州。刺史上官政請援於冑，冑畏諒兵鋒，不敢拒。良又引兵攻冑，冑欲以計卻之，遣親人魯世范說良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。冑為人臣，去就須得其所，何遽相攻也？」良乃釋去，進圍黎陽。及良為史祥所攻，棄軍歸冑。朝廷以冑懷貳心，鎖詣大理。相州吏人素懷其恩，詣闕理冑者百餘人。冑竟坐除名，配防嶺南，道卒。子筠、獻知名。

辯五世孫、端弟 裕

端弟裕，字仁友。少以孝悌聞於州裏。弱冠，丞相參軍事。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，不幹世務。裕慕其恬靜，數載酒肴候之，談宴終日。夐遂以從孫女妻之。裕嘗謂親友曰：「大丈夫當聖明之運，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，雖復棲遑，徒為勞苦耳。至如韋居士，退不丘壑，進不市朝，怡然守道，榮辱弗及，何其樂也。」

裕曾宿宴於夐之廬，後庭有井，裕夜出戶，若有人欲牽其手，裕便卻行，遂落井。同坐共出之，因勸裕酒曰：「向慮卿不測夐，幸得無他，宜盡此爵。」裕曰：「墜井蓋小小耳，方當逾於此也。」人問其故，裕曰：「近夢，恐有兩楹之憂。」尋卒，文章之士誄

之者數人。周文傷惜之，追贈洛州刺史。

辯六世孫、胄從祖弟 浚

胄從祖弟浚，字道賾。父琰，周渭南太守。浚少孤，養母以孝聞。幼好學，有志行。周天和中，襲爵虞城侯，位新豐令。隨開皇中，曆尚書虞部、考功侍郎。帝聞浚事母孝，以其母老，賜輿服几杖、四時珍味，當世榮之。後其母疾病，浚貌甚憂瘁，親故弗之識。暨丁母艱，詔鴻臚監護喪事，歸葬夏陽。時隆冬極寒，浚衰絰徙跣，冒犯霜雪，自京及鄉，五百餘里，足凍墮指，創血流離，朝野為之傷痛。州裏賵助，一無所受。尋起令視事，上見其毀瘠過甚，為之改容，顧群臣曰：「吾見薛濬哀毀，不覺悲感傷懷。」嗟異久之。浚竟不勝喪，病且卒。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，在揚州。濬遺書於謨曰：吾以不造，幼丁艱酷，窮遊約處，屢絕簞瓢。晚生早孤，不聞《詩禮》。賴奉先人貽厥之訓，獲稟母氏聖善之規。負笈裹糧，不憚艱遠，從師就業，欲罷不能。砥行礪心，困而彌篤，用膺教義，爰至長成。自釋耒登朝，於茲二十三年矣。雖官非聞達，而祿喜逮親，庶保期頤，得終色養。何圖精誠無感，禍酷薦臻；兄弟俱被奪情，苦廬靡申哀訴。是用叩心泣血，隕氣摧魂者也。既而創鉅釁深，不勝荼毒，啟手啟足，幸及全歸。使夫死而有知，得從先人於地下矣，豈非至願哉？但念爾伶俜孤宦，遠在邊服，顧此悢悢，如何可言！適已有書，冀得與汝面訣，忍死待汝，已曆一旬。汝既未來，便成今古，緬然永別，為恨何言！勉之哉！勉之哉！

書成而絕。有司以聞，文帝為之屑涕，降使齎冊書弔祭。浚性清儉，死日家無遺財。

浚初為兒時，與宗中兒戲澗濱，見一黃蛇，有角及足。召群童共視，了無見者。以為不祥，歸大憂悴。母問之，以實對。時有胡僧詣宅乞食，母以告之。僧曰：「此兒之吉應。且此兒早有名位，然壽不過六七耳。」言終而出，忽然不見。後終於四十二，六七之言驗矣。子乾福，武安郡司倉書佐。

辯孫、洪隆弟 湖

洪隆弟湖，字破胡。少有節操，篤志於學；專精講習，不幹時務；與物無競，好以德義服人。或有兄弟忿鬩，鄰里爭訟者，恐湖聞之，皆內自改悔。鄉閭化其風教，咸以敬讓為先。三召州都，再辟主簿，州將傾心致禮，並不獲已而應之。為本州中從事、別駕、除河東太守。兄弟並為本郡，當世榮之。復受詔為仇池都將。後罷郡，終於家。有八子，

長子聰知名。

辯曾孫、湖子 聰

聰字延智。方正有理識，善自標緻，不妄遊處。雖在暗室，終日矜莊，見者莫不懍然加敬。博覽墳籍，精力過人，至於前言往行，多所究悉。詞辯占對，尤是所長。遭父憂，廬於墓側，哭泣之聲，酸感行路。友于篤睦，而家教甚嚴；諸弟雖昏宦，恆不免杖罰，對之肅如也。未弱冠，州辟主簿。

太和十五年，釋褐著作佐郎。于時，孝文留心氏族，正定官品。士大夫解巾，優者不過奉朝請。聰起家便佐著作，時論美之。後遷書侍卸史，凡所彈劾，不避強禦；孝文或欲寬貸者，聰輒爭之。帝每云：「朕見薛聰，不能不憚，何況諸人也？」自是貴戚斂手。累遷直閤將軍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，直閤如故。

聰深為孝文所知，外以德器遇之，內以心膂為寄。親衛禁兵，委總管領。故終太和之世，恆帶直閤將軍。群臣罷朝之後，聰恆陪侍帷幄，言兼晝夜。時政得失，預以謀謨；動輒匡諫，事多聽允。而重厚沈密，外莫窺其際。帝欲進以名位，輒苦讓不受。帝亦雅相體悉，謂之曰：「卿天爵自高，固非人爵之所榮也。」又除羽林監。

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，戲謂聰曰：「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，定是蜀人不？」聰對曰：「臣遠祖廣德，世仕漢朝，時人呼為漢。臣九世祖永，隨劉備入蜀，時人呼為蜀。臣今事陛下，是虜非蜀也。」帝撫掌笑曰：「卿幸可自明非蜀，何乃遂復苦朕。」聰因投戟而出。帝曰：「薛監醉耳。」其見知如此。

二十三年，從駕南征，兼御史中尉。及宣武即位，除都督、齊州刺史，政存簡靜。卒於州，吏人追思，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。贈征虜將軍、華州刺史，謚曰簡懿侯。魏前二年，重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延州刺史。子孝通最知名。

辯玄孫、聰子 孝通

孝通字士達。博學有俊才。蕭寶夤征關中，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，禮遇甚隆。及寶夤將有異志，孝通悟其萌，托以拜掃求歸，乃見許。同寮咸怪，止之；但笑而不答，遽還鄉里。寶夤後果逆命。

北海王元顥入洛，宗人薛永宗、修義等又聚徒作亂，欲以應之。孝通與所親計曰：「北海乘虛遠入，吳兵不能久住，事必無成。今若與永宗等舉，滅族道也。」乃率其近親，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。及寶夤平定，元顥退走，預其事者咸罹禍，唯同孝通者皆免。事寧，入洛，除員外散騎侍郎。爾硃天光鎮關右，表為關西大行台郎中，深見任遇。關中平定，預有其力，以功賜爵汾陰侯。莊帝既幽崩，元曄地又疏遠，更議主社稷。孝通以廣陵王恭，高祖猶子，又在茂親，夙有令望。不言多載，理必陽瘖。奉以為主，天人允葉。世隆等並以為疑。孝通密贊天光察之。廣陵王曰：「天何言哉？」於是定冊，即節閔帝也。以首創大議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，兼中書舍人，封藍田縣子。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，又言己有侯爵，請轉授兄息子舒。節閔覽啟傷感，以侯爵既重，不容轉授，乃下詔褒美。特贈景懋撫軍、北雍州刺史。孝通尋遷中書郎，深為節閔所知重。

普泰二年正月乙酉，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，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，兼奏弦管，命翽吹笛；帝亦親以和之。因使元翌等嘲，以酒為韻。孝通曰：「既逢堯舜君，願上萬年壽。」帝曰：「平生好玄默，慚為萬國首。」帝曰：「卿所謂壽，豈容徙然！」便命酌酒賜孝通，仍命更嘲，不得中絕。孝通即豎忠為韻。帝曰：「卿不忘忠臣之心。」翽曰：「聖主臨萬機，享世永無窮。」孝通曰：「豈唯被草木，方亦及昆蟲。」翌曰：「朝賢既濟濟，野苗又芃芃。」帝曰：「君臣體魚水，書軌一華戎。」孝通曰：「微臣信慶渥，何以答華嵩？」于時，孝通內典機密，外參朝政，軍國動靜，預以謀謨。加以汲引人物，知名之士，多見推薦。

外兄裴伯茂性豪俊，多所輕忽。唯欽賞孝通，每有著述，共參同異。孝通以裴宏放過甚，每謂之曰：「兄以阮籍、嵇康何如管仲、樂毅？」蓋自許經綸，抑裴傲也。裴笑而不答，宏放自若。

屬齊神武起兵河朔，攻陷相州刺史劉誕。爾硃天光自關中討之。孝通以關中險固，秦漢舊都，須預謀鎮遏，以為後計。縱河北失利，猶足據之。節閔深以為然，問誰可任者。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，又與周文帝有舊；二人並先在關右，因並推薦之。乃超授岳岐、華、秦、雍諸軍事，關西大行台，雍州牧。周文帝為左丞，孝通為右丞。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嶽等，同鎮長安。嶽深相器重，待以師友之禮。與周文帝結為兄弟，情寄特隆。後天光敗于韓陵，節閔遂不得入關，為齊神武幽廢。孝武帝即位後，神武方得志，征賀拔岳為冀州刺史。岳懼，欲單馬入朝。孝通乃謂嶽曰：「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硃百萬之眾，其鋒誠亦難敵。然公兩兄太師、領軍，宿在其上。侯深、樊子鵠、賈知、斛斯椿、大野

胡也杖、吒呂延慶之徒，於爾硃之世，皆其夷等。韓陵之役，此輩前後降附，皆由事勢危逼，非其本心。在於高王，曹操之孔融，馬懿之葛誕。今或在京師，或據州鎮，除之又失人望，留之腹心之疾。雖令孫騰在闕下，婁昭處鉤陳，必不能如建安之時，明矣。以今觀之，隙難未已。吐萬仁雖復退逸，猶在并州，高王之計，先須平殄。今方綏撫群雄，安置內外，何能去其巢穴，與公事關中地也？且六郡良家之子，三輔禮義之人，逾幽、并之驍騎，勝汝、潁之奇士，皆系仰於公，效其智力。據華山以為城雉，因黃河而為池塹；退守不失封泥，進兵同于建水。乃欲束手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？」言未卒，嶽執孝通手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乃遜辭為啟，而不就征。

太昌元年，孝通因使入朝，仍被留京師，重除中書侍郎。永熙三年三月，出為常山太守，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。及孝武西遷，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，及樹置賀拔嶽鎮關中之計，遂見拘執，將赴晉陽。及引見，咸為之憂。孝通神氣從容，辭理切正，齊神武更相欽歎，即日原免。然猶致疑忌，不加位秩，但引為坐客，時訪文典大事而已。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，猶使為文。曾與諸人同詣晉祠，皆屈膝盡禮。孝通獨捧手不拜，顧而言曰：「此乃諸侯之國，去吾何遠，恭而非禮，將為神笑。」拜者漸焉。興和二年，卒於鄴。魏前二年，周文帝追軫舊好，奏贈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齊神武武平初，又贈鄭州刺史。文集八十卷，行于時。

辯五世孫、孝通子 道衡

子道衡，字玄卿。六歲而孤，專精好學。年十歲，講《左傳》，見子產相鄭之功，作《國僑贊》，頗有詞致，見者奇之。其後才名益著。齊司州牧、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。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，授奉朝請。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，歎曰：「鄭公業不亡矣！」河東裴讞目之曰：「鼎遷河朔，吾謂'關西孔子'，罕遇其人，今復遇薛君矣！」

武成即位，兼散騎常侍，接對周、陳二使。武平初，詔與諸儒修定五禮，除尚書左外兵郎。陳使傅縡聘齊，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。縡贈詩五十韻，道衡和之，南北稱美。魏收曰：「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。」待詔文林館，與范陽盧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。復以本官直中書省，尋拜中書侍郎，仍參太子侍讀。齊後主之世，漸見親用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。道衡具陳備周之策，孝卿不能用。

及齊亡，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。後歸鄉里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，隋文作相，從元帥梁睿擊王謙，攝陵州刺史。大定中，授儀同，守邛州刺史。文帝受禪，坐事除名。

河間王弘北征突厥，召典軍書。還，除內史舍人。其年，兼散騎常侍，聘陳使主。道衡因奏曰：「陛下比靈斯三代，平一九州，豈容區區之陳，久在天網之外？臣今奉使，請責以稱蕃。」帝曰：「朕且含養，致之度外，勿以言辭相折。」江東雅好篇什，陳主尤愛雕蟲，道衡每有所作，南人無不吟誦焉。

及八年伐陳，拜淮南道行台尚書吏部郎，兼掌文翰。王師臨江，高熲夜幕中，謂曰：「今段定克江東以不？君試言之。」道衡答曰：「凡論大事成敗，先須以至理斷之。《禹貢》所載九州，本是王者封域。郭璞有云：'江東偏王三百年，還與中國合。'今數將滿矣。以運數而言，其必克一也。有德者昌，無德者亡，自古興滅，皆由此道。主上躬履恭儉，憂勞庶政。叔寶峻宇雕牆，酣酒荒色。其必克二也。為國之體，在於任寄。彼之公卿，備員而已。拔小人施文慶，委以政事；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，本非經略之才；蕭摩訶、任蠻奴是其大將，一夫之用耳。其必克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無德而小。量其甲士，不過十萬，西自巫峽，東極滄海，分之則勢懸而力弱；聚之則守此而失彼。其必克四也。席捲之勢，其在不疑。」熲忻然曰：「君言成敗，理甚分明。本以才學相期，不意籌略乃爾。」還除吏部侍郎。

後坐抽擢人物，有言其黨蘇威，任人有意故，除名，配防嶺表。晉王廣時在揚州，陰令人諷道衡，遣從揚州路，將奏留之。道衡不樂王府，用漢王諒之计，遂出江陵道而去。尋詔徵還，直內史省。晉王由是銜之。然愛其才，猶頗見禮。後數歲，授內史侍郎，加上仪同三司。道衡每构文，必隐坐空斋，蹋壁而卧，闻户外有人便怒，其沈思如此。帝每曰："道衡作文书称我意。"然诫之以迂诞。后帝谓杨素、牛弘曰：道衡老矣，驱使勤劳，宜使朱门陈戟。"于是进上开府，赐物百段。道衡辞以无功。帝曰："尔久劳阶陛，国家大事，皆尔宣行，岂非尔功也？"

道衡久當樞要，才名益顯。太子、諸王爭與交好，高熲、楊素雅相推重，聲名籍甚，無競一時。仁壽中，楊素專掌朝政。道衡既與素善，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，因出檢校襄州總管。道衡一旦見出，不勝悲戀，言之哽咽。帝愴然改容曰：「爾光陰晚暮，侍奉誠勞，朕欲令爾將攝。今爾之去，朕如斷一臂。」於是賚物三百段，九環金帶並時服一襲，馬十匹，慰勉遣之。在任清簡，吏人懷其惠。

煬帝嗣位，轉潘州刺史。歲餘，上表求致仕。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：「道衡將至，當以秘書監待之。」道衡既至，上《高祖文皇帝頌》。帝覽之不悅。顧謂蘇威曰：「道衡

致美先朝，此魚藻之義也。」於是拜司隸大夫，將置之罪。道衡不悟，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，知必及禍，勸之杜絕賓客，卑辭下氣，而道衡不能用。會議新令，久不能決，道衡謂朝士曰：「向使高熲不死，令當久行。」有人奏之。帝怒曰：「汝憶熲乎？」付執法者推之。道衡自以非大過，促憲司早解。奏日，冀帝赦之，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侯者。及奏，帝令自盡。道衡殊不意，未能引訣。憲司重奏，縊而殺之。妻子徙且末。時年七十。天下冤之。有集七十卷，行於世。

有子五人，收最知名，出後族父孺。

辯玄孫、道衡族父 孺

孺清貞孤介，不交流俗。涉歷經史，有才思，雖不為大文，所有詩詠，大致清遠。開皇中，為侍御史、揚州總管司功參軍。每以方直自處，府寮多不便之。卒於襄城郡掾。所蒞官皆有能名。道衡偏相友愛，收初生，即與孺為後。養于孺宅，至於成長，殆不識本生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。孺以仲操非雅士，竟不與之。其不肯妄交，清介獨行，皆此類也。

辯五世孫、道衡兄 溫

道衡兄溫，字尼卿。沈敏有器局，博覽墳典，尤善隸書。仕周為上黃郡守。周平齊，徙燕郡太守，以簡惠稱。宣政元年，賜爵齊安縣子。卒於郡。子邁嗣。

辯六世孫、溫子 邁

邁字弘仁，性寡言，長於詞辯。開皇初，襲爵齊安子，改封鐘山。歷位太子舍人。大業中，為刑部、選部二侍郎。

辯五世孫、道衡從父弟 道實

道衡從父弟道實，位禮部侍郎、離石郡太守，知名于世。從子德音，有俊才，起家游騎尉。佐魏淡修《魏史》，史成，遷著作佐郎。及越王侗稱制東都，王世充之僭號，軍書羽檄，皆出其手。世充平，以罪誅。其文筆多行於世。

辯玄孫、聰從子 善

聰弟和，南青州刺史。和子善。

善字仲良。少為司空府參軍。再遷鹽池都將。孝武西遷，魏改河東為秦州，以善為別駕。善家素富，僮僕數百人。兄元信，杖氣豪侈，每食方丈，坐客恆滿，弦歌不絕；而善獨恭己率素，愛樂閒靜。

大統三年，齊神武敗于沙苑，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。周文帝遣李弼圍之，崇禮固守不下。善密說崇禮，猶持疑不決。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，守城南面，遣馥來詣善，云「意欲應接西軍，但恐力所不制。」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，與信、馥等斬關引弼軍入。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。善以背逆歸順，臣子常情，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，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。周文嘉之，以善為汾陰令。善幹用強明，一郡稱最。太守王羆美之，令善兼督六縣事。尋為行台郎中。

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，乃除司農少卿，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。又于夏陽諸山置鐵冶，復令善為監，每月役八千人，營造軍器。善自督課，兼加慰撫，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。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。追論屯田功，賜爵龍門縣子。遷黃門侍郎，除河東郡守，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賜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工部中大夫，進爵博平縣公。再遷戶部中大夫。

時晉公護執政，儀同齊軌語善云：「兵馬萬機，須歸天子，何因猶在權門，」善白之，護乃殺軌。以善忠於己，引為中外府司馬，遷司會中大夫，副總六府事。加授京兆尹，仍行司會。出為隆州刺史，兼益州總管府長史。徵拜武威少府。卒，贈三州刺史。帝以善告齊軌事，諡曰繆公。子褒嗣，官至高陽郡守。

辯玄孫、善弟 慎

善弟慎，字伯護。好學，能屬文，善草書。與同郡裴叔逸、裴諏之、柳虯、范陽盧柔、隴西李璨並友善。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。周文於行台省置學，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。悉令旦理公務，晚就講習，先《六經》，後子史。又于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。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、辛韶、武功蘇衡、譙郡夏侯裕、安定梁曠、梁禮、河南長孫璋、河東裴舉、薛同、滎陽鄭朝等十二人，並應其選。又以慎為學師，以知諸生課業。

周文雅好談論，並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，於第內講說。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，使內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競為大乘學。在學數年，復以慎為宜都公侍讀。累遷禮部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下大夫。慎兄善又任工部，並居清顯，時人榮之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除禦正下大夫，封淮南縣子。曆師氏、禦伯中大夫。保定初，出為湖州刺史。界既雜蠻夷，恆以劫掠為務。慎乃集諸豪帥，具宣朝旨，仍令首領每月一參，或須言事者，不限時節。慎每見，必殷勤勸誡，及賜酒食。一年之間，翕然從化。諸蠻乃相謂曰：「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。」莫不欣悅。自是繈負而至者千餘戶。蠻俗，婚娶之後，父母雖在，即與別居。慎謂守令曰：「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，豈有其子娶妻，便與父母離析？非唯萌俗之失，亦是牧守之罪。」慎乃親自誘導，示以孝慈。並遣守令，各喻所部。有數戶蠻，別居數年，遂還侍養，及行得果膳，歸奉父母。慎以其從善之速，具以狀聞，有詔蠲其賦役。於是風化大行，有同華俗。尋為蕃部中大夫。以疾去職，卒於家。有文集，頗為世所傳。

薛寘

薛寘，河東汾陰人也。祖遵顏，魏河東郡守、安邑侯。父乂，清河、廣平二郡守。寘幼覽篇籍，好屬文，起家奉朝請。從魏孝武西遷，封郃陽縣子。廢帝元年，領著作佐郎，修國史。尋拜中書侍郎，修起居注。遷中書令。燕公於謹征江陵，以寘為司錄，軍中謀略，寘並參之。江陵平，進爵為伯。朝廷方改物創制，欲行《周禮》，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，共詳定之。六官建，授內史下大夫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進爵為侯，轉禦正中大夫。時前中書監盧柔，學業優深，文藻華贍，而寘與之方駕，故世號曰盧、薛焉。久之，進位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出為淅州刺史。卒於位，吏人哀惜之。贈虞州刺史，謚曰理。所著文筆二十餘卷，行於世。又撰《西京記》三卷，引據該洽，世稱其博聞焉。寘性至孝，雖年齒已衰，職務繁廣，至於溫清之禮，朝夕無違。當時以此稱之。子明嗣。大象末，儀同大將軍、清水郡守。

薛憕

薛憕，字景猷，河東汾陰人也。曾祖弘敞，逢赫連之亂，率宗人避地襄陽。憕早喪父，家貧。躬耕以養祖母，有暇則覽文籍。疏宕不拘，時人未之奇也。江表取人，多以世族。憕世無貴仕，解褐不過侍郎。既羈旅，不被擢用。常歎曰：「豈能五十年戴幘，死一校

尉，低頭傾首，俯仰而向人也！」常鬱鬱不得志，每在人間，輒陵架勝達，負才使氣，未嘗趨世祿之門。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：「君門地非下，身材不劣，何不{敝衣}裾數參吏部？」憕曰：「'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沈下寮 '，古人以為歎息，竊所未能也。」潛度告人曰：「此年少實慷慨，但不遭時耳。」

孝昌中，杖策還洛陽。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、兗歸魏，其子懷俊見憕，甚相親善。屬爾硃榮廢立，怔遂還河東，止懷俊家。不交人物，終日讀書，手自抄略，將二百卷。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，與之抗禮。懷俊每謂曰：「汝還鄉里，不營產業，不肯取妻，豈復欲南乎？」憕亦不介意。普泰中，拜給事中，加伏波將軍。

及齊神武起兵，憕乃東游陳、梁間，謂族人孝通曰：「高歡阻兵陵上，喪亂方始。關中形勝之地，必有霸王據之。」乃與孝通俱游長安。侯莫陳悅聞之，召為行台郎，除鎮遠將軍、步兵校尉。及悅害賀拔岳，軍人咸相慶慰。憕獨謂所親曰：「悅才略本寡，輒害良將，敗亡之事，其則不遠。吾屬今即為人所虜，何慶之有乎？」長高以憕言為然，並有憂色。尋而周文平悅，引憕為記室參軍。武帝西遷，授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，封夏陽縣男。文帝即位，拜中書侍郎，加安東將軍，進爵為伯。

大統四年，宣光、清徽殿初成，憕為之頌。文帝又造二欹器：一為二仙人共持一缽，同處一盤，缽蓋有山，山有香氣，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，傾水灌山，則出於瓶而注乎器，煙氣通發山中，謂之仙人欹器。一為二荷同處一盤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蓮，下垂器上，以水注荷，則出於蓮而盈乎器，為鳧雁蟾以飾之，謂之水芝欹器。二盤各處一床，缽圓而床方，中有人，三才之象也。皆置清徽殿前。形似觥而方，滿而平，溢則傾。憕各為頌。

大統初，儀制多闕。周文令憕與盧辯、檀翥等參定之。以流離世故，不聽音樂，雖幽室獨處，常有戚容。後坐事死。子舒嗣，官至禮部下大夫、儀同大將軍、聘陳使副。

論曰：薛辯有魏之初，功業早樹，門膺人爵，無替榮名。端以謙直見知；胄以公平自命。浚之孝悌，素緒之所得也。道衡雅道弈葉，世擅文宗，令望攸歸，豈徒然矣。而運逢季叔，卒蹈誅戮，痛乎！仲良任惟繁劇，弘益流譽；而陷齊諂護，以要權寵，易名為繆，斯豈虛哉！寘、憕並學稱該博，文擅雕龍，或揮翰鳳池，或著書麟閣，咸居祿位，各逞琳琅。擬彼徐、陳，慚後生之可畏；論其任遇，實當時之良選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